

王雲五主編

論語今註今譯

毛子水  
註譯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毛子水註譯

論語今註今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版

論語今註今譯 一冊

定價新臺幣八十二元正

註譯者 毛 子 水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

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在今日頗多不可解。以故，讀古書者，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在距今四十餘年前，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五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註釋；古籍異釋紛如，即采其較長者。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然而此一叢書，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猶之嘗其一鱗，而未覩全豹。及民國五十三年，余謝政後重主本館，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甫出版三冊，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商之於余，以其係就全書詳註，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遂予接受；甫歲餘，而全書十有五冊，千餘萬言，已全部問世矣。

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義晦澀，今註以外，能有今譯，則相互爲用，今註可明個別意義，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寧非更進一步歟？

幾經考慮，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暫定十種，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

|       |   |         |
|-------|---|---------|
| 詩     | 經 | 三九一二四字  |
| 尙     | 書 | 二五七〇〇字  |
| 周     | 易 | 二四二〇七字  |
| 周     | 禮 | 四五八〇六字  |
| 禮     | 記 | 九九〇二〇字  |
| 春秋左氏傳 |   | 一九六八四五字 |
| 大學    |   | 一七四七字   |

中庸 三五四五字

論語 一二七〇〇字

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

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

二、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地名必註今名，年份兼註公元，衣冠文物莫不詳釋，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

三、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二十三十，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爲一百四十餘萬言。

四、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分別定期於半年內，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

五、各書除付稿費外，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所有超出之部數，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

稍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不限於經部，且此種艱巨工作，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因即本此原則，向推行委員會建議，幸承接納，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深盼群起共鳴，一集告成，二集繼之，則於復興中華文化，定有相當貢獻。

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經慎重選專家定約從事，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較短者不下一年，則以屬稿諸君，無不敬恭將事，求備求詳；迄今祇有尙書及禮記二種繳稿，所有註譯字數，均超出原預算

甚多，以禮記一書言，竟超過倍數以上。茲當第一種之尙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問世有日，謄述緣起及經過如右。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



## 自序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計劃出版的「古籍今註今譯叢刊」第一批裏面列有「論語」。由於陳百年先生和王雲五先生的鼓勵，我於六年前答應負責這部書的編纂。

我最初的目的，是要用最淺顯的注釋做一部論語讀本。後來想起，論語乃是兩千多年來我們中國每個讀書人所必讀的書；現在我們國內所有的書舖，差不多都有這部書的通俗注本；因此，我改變原來的意思；我要把這部書的讀者的悟解力設想得高一點。這可分兩層來說：一，我這部書的注釋，乃是為對古代經典已略知門徑而且有相當的思辨力的人而作的；二，我這部書的注釋，於文字訓詁外，對思想史有關的典故，亦擇要引述。這樣一個主張或不至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計劃的叢刊的旨趣相違背吧！

二十多年前，當我初在臺灣大學講授論語時，我以為論語這部書，從漢代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訓釋，需要我們作新解的地方當不會多。但講授不久，即覺得現在通行的注本，已沒有把舊時許多誤解匡正，而舊時若干通達的義訓，反而廢置不用；至於論語經文應重行訂定的地方，似亦不少；這使我有從新校注論語的志慮。十年前我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設置的「胡適紀念講座」，亦是為了得以完成這件事。我所寫的論語講稿，本以「論語校注」為名；現在這部書裏的「今註」，可以說是節錄「論語校注」而成的。

這部「論語今註今譯」的初稿，是臺大中文系講師宋淑萍女士代我寫作的；一直到付印時，我時有更改。

最後的清稿，是張菊英女士校繕的；斟酌損益，修正極多。這兩位的贊助，是我所十分感謝的。

民國四十七年我草成「論語裏幾處衍文的測議」時，曾蒙胡適之先生予以嚴格的批評。現在胡先生過世已十餘年，這部論語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裏自難免惆悵。

俞大維先生知道我從事論語的注釋，便將他所有而我所沒有的關於論語的書給了我，並且提示若干對於寫作這書的意見。我生平在學問上受到他的益處，自不止在論語；但即就論語講，我亦有一個難以忘記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時，有一天他對我說，論語陽貨篇的「匏瓜」，以講作星名爲合：匏瓜記於史記天官書；周詩已有箕斗，春秋時當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雖在大學時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當異聞。現在聽到俞君的話，覺得「擇善而從」的重要。這件事影響我後來讀書時對先哲學說取捨的態度很大，所以五十餘年來沒有忘記。

近幾年來，吳大猷先生每次從美回國時，一見面必問起我的論語。他平常寫作的敏捷，是我所衷心敬服的；他的關心我論語的工作，對我自然是極懇摯的勸勉。張菊英女士於今年春天和我結婚以後，於煩勞的家務外，又幫我閱讀校樣，使這書得免去好幾處嚴重的錯誤：這是我所特別感激的。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日 毛子水

## 論語今註今譯凡例

一 這部書所用的論語經文，大體上是以前漢唐石經爲主而校以元翻廖本、邢疏本、皇疏本、正平本、以及釋文本和朱氏集注本的。這些本子裏的經文和這部書所用的經文有不同的地方，除非極不重要的，都在註釋中記明。

一 若傳世經文顯然有錯誤而歷來學者有極合理的校議的，我們必於註中記出。（朱子集注記劉安世所見「他論」述而篇「加我數年」章的「五、十」作「卒」；金履祥以爲當劉安世時，古來民間傳寫本或尚有存在的。在我們現在想起來，金氏的推測，似難符合事實。劉氏所見，或由於一個學者或一個抄寫者的臆改，不見得真是「古本」。但以「五、十」爲「卒」字的誤分，雖然證據不充足，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想法。朱子記下這個「異讀」，是有理由的。）若前人校議所不及而爲我們所見到的，亦必於註中記出。

一 這部書的解釋名爲「今註」，乃是因爲所用的解釋都是現在所認爲最講得通的。舊時解釋有合這個標準的，便直用舊解的原文。凡引用前人的文字，有刪節而沒有改動；偶有加字以連接文義的，則字外用（）爲記。若採用的舊解文義太晦，讀者參看「今譯」，當可明瞭。若沒有合用的舊解，則所用的

新解必是現代的語體文的。

集解和集注若義訓相同每都可採用，通常採用集解；若集解文義太不明晰，便採用集注。

書中引用何晏等的論語集解，原有姓氏的，悉標原氏，如「包曰」、「鄭曰」、「王曰」、「孔曰」等是；這些標記上，不再加「集解」二字。如原為何晏等所自注，則引文上只標「集解」二字。引皇侃論語義疏的，則標「皇疏」二字；引邢昺論語注疏解經的，則標「邢疏」二字；引朱熹論語集注的，則標「集注」二字（但有時亦改稱為「朱注」）；引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的，則標「劉疏」二字。其餘引文，則標明書名或著者姓名，或兩樣並舉。但若於引禮記後即引鄭玄的禮記注，則只標「鄭注」；於引說文解字後即引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則只標「段注」。餘例推。

書中所引的集解，是據天祿琳瑯叢書印行的元翻廖本、學藝社影印的宋刊邢疏本、日本正平版刊行會印行的正平本、或懷德堂印行的皇疏本的；集注則用吳志忠的刻本；劉疏則用同治丙寅的原刊本。其他所引，都用現時所能得的最可靠的版本。

一 所有可以了解的經文，注釋後另附語體的譯文。如經文爲我們現在所不能全懂、或懂得不得七、八分的，則譯文從闕。

# 目次

|     |     |     |
|-----|-----|-----|
| 卷一  | 學而  | 一   |
| 卷二  | 爲政  | 一四  |
| 卷三  | 八佾  | 三〇  |
| 卷四  | 里仁  | 四六  |
| 卷五  | 公治長 | 五八  |
| 卷六  | 雍也  | 七六  |
| 卷七  | 述而  | 九三  |
| 卷八  | 泰伯  | 一一四 |
| 卷九  | 子罕  | 一二七 |
| 卷十  | 鄉黨  | 一四五 |
| 卷十一 | 先進  | 一六一 |
| 卷十二 | 顏淵  | 一八五 |
| 卷十三 | 子路  | 二〇一 |

|     |     |     |
|-----|-----|-----|
| 卷十四 | 憲問  | 二一七 |
| 卷十五 | 衛靈公 | 二四〇 |
| 卷十六 | 季氏  | 二五九 |
| 卷十七 | 陽貨  | 二六九 |
| 卷十八 | 微子  | 二八三 |
| 卷十九 | 子張  | 二九二 |
| 卷二十 | 堯曰  | 三〇四 |

# 論語今註今譯

## 卷一 學而

子曰<sup>①</sup>，「學而時習之」<sup>②</sup>，不亦說乎<sup>③</sup>！有朋自遠方來<sup>④</sup>，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sup>⑤</sup>，不亦君子乎！」

【今註】<sup>①</sup>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士冠禮注：「子，男子之美稱。」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詩大車箋：「子者，稱所尊敬之辭。」論語裏這個子字，乃是孔子弟子對孔子專用的尊稱。<sup>②</sup>這裏的學字，是指學修己的道理和學濟世利人的知識而言的。時，是適當、適宜的時候。「習」，通常有溫習、實習兩種意思。溫習似乎偏重在書本上的知識；實習則多指行為和事務講。（這裏的「習」字，自亦有這兩種意思。我們在譯文中只用「溫習」。）<sup>③</sup>「亦」字平常是「也」的意思；這裏的「亦」，是一個加重語氣的助詞。「不亦」，好像現代話的「豈不」。「說」，音義同悅。說字本義為說釋；引申為喜悅。說文沒有悅字。經典喜悅字多作說；現行論語，只皇本正平本多作悅。<sup>④</sup>臧庸拜經日記：「白虎通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 考班孟堅引用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按、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這裏的「朋友」，應是來講習的弟子。一個人能有從遠方來的弟子相與講習，自然是可樂的事。○孔子生平，以「學不厭而教不倦」自許。以「學而時習」為可悅，乃「學不厭」的氣象；以「朋友自遠方來」為可樂，乃「教不倦」的氣象。⑤「人不知」，意思和「不見知於人」相同。慍是慍怒、怨恨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慍」，好像已到了「不怨天、不尤人」的境界了。

【今譯】 孔子說，「學得一種知識而能夠依時溫習：這豈不是很可喜悅的嗎！有弟子從遠方來：這豈不是很可快樂的嗎！即使不見知於人而心裏毫不怨恨：這豈不是一個君子人嗎！」

有子曰①，「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②，鮮矣③；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④。君子務本⑤；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⑥！」

【今註】 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論語裏記載孔子的弟子，通常都稱字；如「子貢」或「顏淵」（字上加氏）等；只有「有若」和「曾參」稱「子」；如「有子」、「曾子」。宋程子以為，論語書成於有子、曾子的門人，所以論語裏獨稱這二人為子。這似是一種可信的說法。）②孝是孝順父母；弟是尊敬兄長。弟字的通常意思為兄弟的弟；引申為「尊敬兄長」的意思。這個意思後來有一個專字「悌」；但古書裏用「弟」一字作「尊敬兄長」講的很多。好，喜好；犯，干犯、冒犯；上，普通指君父和在高位的人講。③鮮，意同少。（鮮本是一種魚的名



字；古來多借用爲「眇」字。」④「未之有也」的「之」，是「有」的止詞。（中國古代文法，如動詞隨有弗詞，則止詞便放在動詞的前面。）⑤務字是「專用心力於……」的意思。本，意爲基本或根本（的事情）。⑥仁，是指仁愛的行爲，是人生最高的德行；這裏的「爲仁」，是指「行仁道」講。（宋陳善的「捫蝨新語」以這個「仁」爲「人」的假借字。明王恕的「石渠意見」亦說「仁當作人」。這種講法，似亦可通。但我們從上文的「道」字想起來，作「仁」似較合。）與本是黨與的與；古書裏多用爲感歎或疑問的語詞。（在說文上，語詞字作「歎」，所以現在用感歎或疑問的語詞，以「歎」字爲「正」；用「與」則爲「假借」。）

【今譯】有子說，「一個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人而會冒犯君上的，極爲希少；不會冒犯君上而會作亂的，不會有過。一個用心於世道的君子，專致力於根本的事情；根本的事情做好了，這個世界就可變成爲有道的世界了。孝和弟應是仁的根本！」

子曰，「巧言<sup>①</sup>，令色<sup>②</sup>，鮮矣仁<sup>③</sup>！」

【今註】①巧言，是說一個人說話中聽。（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②令色，是說一個人面容和悅。（包咸曰，「令色，善其顏色。」）③巧言，令色，並不是壞事。孔子這話，當是要使人知道巧言、令色並不即是仁。仁，重在躬行道德；外表的儀文是算不得仁的。在詐僞繁多的世上，如要知道一個人是不是有道德的人，要從他實際的行爲來看，不可依他外表的儀文來評量。